

香梅之歌

陳香梅 著

郭友中 李建豐 譯

ANNA C. CHENNAULT THE EDUCATION OF ANNA



武汉出版社

香梅之路

——陈香梅回忆录

陈香梅 著

郭友中 译

李建丰

武汉出版社



香梅之路 陳香梅 著
郭友中 李建豐 譯

武漢出版社出版發行
(武漢市江岸區北京路20號 郵政編碼: 430014)
湖北省新華書店經銷
香港愛達印務有限公司印
880×1230毫米 32開本 印張6.625插頁
印數: 5.000 定價: 10.00元

ISBN 7-5430-0707-X/K·94



△ 鄧小平會見擔任美國總統出口委員會副主席的陳香梅。



△ 1985年9月，李先念會見陳香梅。



香梅與陳納德將軍於1957年。



△香梅及朋友們與惠斯特莫蘭將軍在新加坡。



▷ 香梅與已故肯尼迪總統於1963年

▽ 香梅與已故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愛德加·胡佛及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海軍中將威廉·拉邦。



香梅與前南越副總統阮高祺將軍

▷ 香梅與尼克松總統在白宮。





1983年3月，廖承志會見擔任美國共和黨少數民族委員會主席的陳香梅。



▷ 香梅與福特總統及朋友們在白宮於1976年。



▷ 攝於福特夫人寓所(自左至右):約翰·麥克洛卡斯夫人、福特夫人、喬治·布朗夫人與陳香梅。



△ 1990年5月，江澤民會見再次率領美國國際合作委員會經貿考察團訪華的陳香梅。



△ 1989年12月，李鵬會見率領美國國際合作委員會經貿考察團訪華的陳香梅，另一位為郝福滿先生。



△ 香梅與蔣經國於臺北。



△ △

陳納德與陳香梅結婚紀念日合影。



△
香梅與約梅·亞利松將軍，他是第14航空隊的成員。1979年攝於華盛頓特區國立航空與航天博物館他駕駛的U-2飛機前。



△ 1988年，陳香梅主持布什總統的競選餐會。



▽ 作者與譯者於北京(自左至右)：李建豐、郭友中與陳香梅。



△ 陳納德與陳香梅。



△ 陳香梅赴白宮宴會前留影。



▽ 1957年，陳香梅全家歐洲之行。



△ 陳香梅向嚴家淦夫婦介紹自己的兩位女兒
美華、美麗。

序言

序言

近十年来我每年都回到祖国访问，不光是访问而是用不少精力时间在各方面协助和推动中国的军队现代化新政策。五六年来的除了在美空闲时间为尽力工作，没有多少能被派到国外去考察，所以这次去美国一去六年首次以民间和平访问团访问美国也系由领导人亲自随团，该团团长及随员都是中国人，随团还带了《中国书画》、《中国国画》、《中国书法》等三本画册，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而且是通过美国的新闻媒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书画艺术，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回国后，我向有关方面汇报了这次访问的情况，得到高度评价，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希望今后继续努力，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人民的团结，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我深感自己在工作中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今后要更加努力，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以适应新的形势，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信

郭友中教授：

您好！来函敬悉。谢谢您给我寄来武汉画册，虽然尚未收到。同时也谢谢您和建丰女士翻译 THE EDUCATION OF ANNA 一书。随信寄给您我最近在台湾出版的书《留云借月》供参考。中美建交后，我在八〇年第一次重返祖国。该书所记录的经历均发生在六九年至八〇年的十年之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见所闻也改变了我的一些观点。十年来，从南到北，我走访了大陆的许多省、市，协助包括海南省在内的一些地区同海外建立联系。能为祖国的发展做些贡献，我感到十分欣慰。

我初步决定在今年六月份去中国。待具体日期确定后，我再去信告知您。我很希望去武汉看看改革给那里带来的变化。

请代问赵宝江市长好！祝
身体健康！

陈香梅

于办公室九二年三月十日

陈香梅思考

——译者序

近些年来，陈香梅的名字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引起大陆亿万人民广泛的关注。她时而作为国家主席和总理的客人出现在首都北京，时而作为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奔行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她时而作为美国总统的代表赶赴台湾，时而又带领台湾考察团走访大陆……人们虽然无从了解个中原由，却隐约意识到她的名字微妙地、不可替代地与美中关系、海峡两岸关系联结在一起。

今年元旦，我代表市政府邀请陈香梅女士访问武汉，在北京国际饭店第一次见到了她。她神采飞扬，充满热情与活力，答应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来访并送我两部英文作品。一部是她以抒情散文的笔调写的回忆录，名字叫 THE EDUCATION OF ANNA(香梅之路)；另一部写的是她的丈夫、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的传记，名字叫 WAY OF A FIGHTER(勇士之路)。我几乎一口气读完，被她的文采、个性和传奇的一生所吸引并深深打动，同时产生了一个

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把它介绍给国内广大读者。

对我来说，合译这本书是有很多困难的。首先，大家都知道我是搞数学的，多年来投身于也许是世界上最枯燥的事业，虽然发表过不少外文论著和译作，然而翻译文学作品还是头一次。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我会不会把它翻得枯燥无味呢？顾虑的同时我又觉得我和作者的心灵是相通的，是不受任何职业限制的，更何况有作家建丰女士的合作，使我信心倍增。我常常想，我们做学问的人好似一群登山者，干的行当不同，犹如攀登的山峰不同——你选择这个山头，我选择那个山头。可无论哪个山头，只要爬上去了，就能领略到奋斗的喜悦、创造的喜悦、登顶的喜悦。两年前，我们为青少年朋友们翻译过一部日本著名数学家广中平祐先生的自传——《创造之门》，得知他与世界著名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是挚友。“如果让我来谈谈数学，那一定是稀里糊涂的吧。”尽管小泽征尔如是说，然而还是欣然为那部书作了序。音乐与数学尚且相通，数学与文学为何不能共鸣呢？

另一个困难是我太忙。身为武汉市的副市长，我的秘书每天把我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此外，我还兼着多种学术研究和教授工作，所以，此书翻译就是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只能象妇女们织毛衣那样，饭后两行，睡前两行；有五分钟就干五分钟，有三分钟就干三分钟。尽管有人帮忙，零打碎敲，还是拖了很久才完稿。

最后，我们开始写序。

一看我序言的标题，合译者建丰女士就大不以为然。“到底是数学家，三句话不离本行。什么研究呀，思考呀，”她说，“不象文学作品的序言，更不象为一位世界著名女性作序，倒象一篇学术报告。”依她的意见，宁愿叫“陈香梅的魅力”之类。

我不想否认香梅女士独具的特殊魅力。我还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她与陈纳德将军的结婚照登在报纸上，同学们如何抢着看并如何称赞新娘的年青漂亮。但是我还是要坚持序言的标题：陈香梅思考。她

实在引起我太多方面的思考。用我们的学术界语言，也可叫全方位思考。我想，无论从历史角度、经济角度、政治角度、美学角度、文学角度抑或民族问题角度、妇女问题角度，她都是值得思考的。思考她并得出一定的结论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命运之神究竟对她如何？

有人或许认为香梅是命运之神的宠儿。认为她出身名门，是中国革命先驱廖仲恺先生的后裔，又嫁与了著名的飞虎队长，这样才使她有机会成为蒋介石先生家中的座上客，成为好几任美国总统的朋友，现在又成为中国首脑人物的贵宾。这些一般人不可能有的机遇，是她步入美国并获得很大成功的根源。

我们却不以为然。出身名门的闺秀可谓多矣！嫁与高官的仕女可谓多矣！孰能以一东方弱女子单枪匹马去美国闯天下，历尽几十年风雨，成为第一个跃入美国高层政坛的华裔女性并集著名政治家、作家、记者、企业家于一身呢？

她的自传告诉我们，命运之神对她甚至是十分残酷的。她生不逢时，饱受战乱之苦；她幼年丧母，青春守寡；书中有许多篇章描述她守护在病床旁边的凄惨生活！令人同情的是她的厄运，令人敬佩的是她面对厄运的志气、倔强、自尊自重与自强不息。

在生活的几个重要关口，她有几次不平常的选择。当她还是个未成年的少女，带着众位小妹，随着流亡的队伍，跋涉几千里，终于逃离了战火、瘟疫、土匪、死亡来到大后方昆明；陈纳德将军也帮助她们与在美国做外交官的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命她们姐妹六人立即去美国，只有香梅未予从命。父亲甚至用停止供应她的一切费用相威胁，香梅还是坚持己见。她不想依附父亲，她想独立，她想试一试自己的能力。她独自留在了中国，成了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的第一位女记者。开始由于薪水低，还为当地一位富商做着家庭教师。在那艰苦的四年中，工作之余，每晚她都在桐油灯下读书。她从来都是穿着阴丹

士林布做的旗袍和布鞋，从来都是梳着两条小辫子，实在没有过能够引起回味的少女装饰，只记得从香港逃难时辗转带入内地的两瓶面霜，她一直省着用，直到抗战结束时才用完。

这是她人生的第一个选择，当时不为亲朋理解，现在或许仍不为国内的许多青年朋友理解，然而，没有这个抉择，也就没有今天的陈香梅。

第二个选择是嫁给陈纳德将军。她崇敬和挚爱这位空军英雄，可她家庭却反对这门婚事。理由除年龄相差太远之外，则是：“干嘛嫁给外国人？”香梅当时沉浸在热恋之中，或许没有意识到，做一个美国人的妻子意味着什么？婚后，香梅于1948年首次赴美，去陈纳德的故乡。由于年轻，对美国的人情世故知之甚少，也想不到当着众人说英语出的一些小错误，也会引起人们的嘲笑，可她知道自己嫁的夫婿是他故乡的骄傲，是国际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为了给丈夫增光，她奋力去学英文，学习用英文演讲，学美容、学烹饪、学缝纫、学园艺……她天资聪颖，勤奋刻苦，很快就摸出了门道，成为上述一切方面的行家里手。很快她对于美国文化、语言、社会特点、风格习惯都有了足够的了解。

香梅的第三个抉择是丈夫去世之后。那时，她没有工作，带着两个幼小的女儿。极度的悲哀使她茫然不知所措，她甚至不知每天除了往亡夫的墓上送上一把鲜花之外还有什么事情好做。这样的境地，如果不是陈香梅，如果是一个稍微软弱一点的妇女，一定是靠美国政府的抚恤金，过起惨淡却是安闲的生活。然而，香梅毕竟是坚强的，毕竟是不会被悲痛压垮的，她开始冷静地思考出路。为了房租便宜，她搬进了只有两间房子的公寓，并在乔治大学找到一份工作——主持一项机器翻译的研究；晚上则教中文和读书、写作。因教书的缘故，她又研究公共演讲的艺术，也以半个美国人的身份写一些报导。在这一段清贫紧张的日子里，她参加了共和党的工作。以她杰出的政治热情与